



# 余生对你 如初见

王上加狂 著

《飞言情》  
重磅试读

畅销书《余生终有雪》  
第2季

只要你爱我  
整个世界我都愿意  
捧到你的面前

既然独宠，都无法得到你，那就禁锢你  
——他只能放手一次，再重逢就是她命该如此

言情大神 狂上加狂  
续写疼宠力作

我们离婚吧，你重新追求我一次  
——浪子如他，躲不过的温柔与情深，她选择一因到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S  
100% PUBLISHING

# 余生对你 如初见

狂上加狂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生对你如初见 / 狂上加狂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94-0622-4

I. ①余… II. ①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4270号

书 名	余生对你如初见
作 者	狂上加狂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 题 策 划	丐小亥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艾璐璐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79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622-4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001 序
- 004 第一章 相逢是无赖
- 040 第二章 失去自由身
- 067 第三章 命中的宿敌
- 088 第四章 他是疯子吗？
- 117 第五章 猫和老鼠
- 146 第六章 一纸约束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163 第七章 兵来将挡
- 188 第八章 一个“小魔物”
- 208 第九章 惊心动魄
- 229 第十章 我们离婚吧
- 251 第十一章 一笔风流债
- 281 第十二章 再追我一次
- 



成桶的冰块“哗啦”一声被倒入了室内的泳池中。

无数只用冰雕琢而成的小冰船载着出自法国木桶山庄和奥比昂山庄的顶级红酒，在人造的蓝色冰河上微微漂浮荡漾。随时会有侍者从冰船上拿起一瓶价值上万的红酒，把甘醇的酒液毫不怜惜地倒进一排排的酒杯中，晃动的酒液似乎也随着飞扬的音乐蠢蠢欲动。

这是一场由金钱堆砌而成的盛宴，大厅中满是热情洋溢的笑脸，女人精致的妆容显示着比酒还诱人的妩媚，男人志得意满的笑容，传递着对酒色的渴望。

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被巨大的水晶吊灯折射得愈加光怪陆离。

只是众人未曾注意，人群中一个身材娇小的女服务员身体僵硬地举着摆放着水晶酒杯的托盘，怪异的表情与这场格调高雅的聚会格格不入。

她行走在衣着华丽的男女之间，尽职地将美酒送给各位贵客。那精致的女仆装，如同第二层皮肤般吸附在肌体上，勾勒出与瘦小的身材不相称的傲人的胸型，可是只有她心里清楚，自己强装镇定的表象下满揣着忐忑。

“现在，走到玻璃窗这儿来！”

塞在耳朵里的粉色蓝牙耳机突然传来一阵略显嘶哑的声音。

女孩顿了一下，心里将某人默默地咒骂了千遍后，放下托盘，缓步来到巨大的玻璃窗前。特殊的水晶玻璃材质让她看不清玻璃后面贵宾室里的人影，但是她清楚地知道，里面的人却可以将大厅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现在，你的后背冲着玻璃，把托盘放到你面前的桌子上。”

她握了握拳头，慢慢地挪动脚步，依言照做。

“假装你的鞋带开了，慢慢地蹲下身子，把臀翘得高一些。”听得出，下命令的男人很愉悦。

女孩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露出了脚背的尖头高跟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冷冷地说道：“没有鞋带！”

“蹲下，别让我说第二遍！”她能感觉到耳机里的声音骤然又降低了一个音阶，好似紧贴着自己的耳郭，喷出了灼人的热气。

那一刻的羞愤，如同在火上沸腾的铁水，浇红了她的脸颊，也浇灭了她的最后一丝理智。

她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托盘，转身向玻璃墙砸了过去：“汪洋远！你这个变态！”

酒会上的水晶杯果然称得上极品，砸碎时的叮当脆响真叫一个悦耳动听。酒会上的贵宾们都是识货的高雅人士，除了背景音乐还在播放外，一秒钟全场寂静，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砸场子的短裙小女佣。

这时候，带点职业道德的小女佣应该堆出一副惶恐的表情，诚惶诚恐地道歉：“不好意思，手滑了，你们继续。”

可惜，小姑奶奶不想伺候这帮装孙子的大爷了！

她用手前后压住了小短裙，把脚上三十五码的高跟鞋用力地甩开，就这么片刻的工夫，自己三十六码的脚已经被挤得如同露出了红豆馅的粽子。

看来自己还真不是穿“小鞋”的料！甩完了鞋子，她准备大步离场，来个一走了之。

可惜，她这走调的人生根本不由自己掌控。很快就有两个一身黑衣的保镖“礼貌”地把她架离了大厅。

被“扔”进贵宾室的那一刻，女孩还不忘调侃了下自己：“许展，你死定了！”

果然，她的后背被死死地压在了地板上。她伸出两只手想抓住什么，却被一只铁钳一样的大手牢牢地握住。

精壮的男人毫不怜香惜玉地坐在了她的身上，用手勾住了她的下巴：“你

又不乖了，说说该怎么惩罚你？”

许展如同实验室中等待着开膛破肚的青蛙一般，被男人用毒蛇一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唯一能做的只是一笑：“老天让我认识了你，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了……”

……

如果可以，她真想回到大学时代，告诉那时的自己，一定要避开眼前这个浑蛋到了极致的男人，如果三年前……

可是三年前的她，是那么自信满满地走进了大学的校园。那时的苦恼，现在想起来是多么无足轻重……



第  
一  
章

---

相逢是无赖

---



还记得刚进学校那会儿，进寝室的一瞬间，她就知道自己的大学四年要与妖魔鬼怪斗智斗勇了。

作为一个小县城里出来的女孩子，考上这所省级师范院校还是让人羡慕的。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顺顺当当地读下来，再进中学当个文科老师，平顺的人生简直指日可待。

可是整个中文系为什么只有她一个女生被分配到了艺术系的宿舍里来？

整个寝室有四个床位，其中三个已经被占了，只剩下靠门的上铺还是空着的。

“小师妹，中文系新生的寝室安排满了，正好大二的艺术系有个空床位，你也是运气好，能好好受这群师姐熏陶熏陶，感受一下时尚与艺术的气息。”舍务部长望着眼前这个满身泛着土气的瘦弱女孩，假惺惺地交代了几句后，便匆匆离开了。

许展背着炸弹似的背包，拎着标签还没有撕的硬塑行李箱，尴尬地冲寝室的三位学姐打了下招呼：“你……你们好，我叫许展。”

结果，大家都忙得很，没人看她。

一个学姐正站在阳台上，耳里塞着耳机——下身是豪迈的贴身小黑裙，上身穿着一件露胸露肚脐眼的缩水背心——摇头晃脑地听歌，腰扭得跟面条似的，染得火红的头发甩来甩去，隐约能听到对面的宿舍楼传来口哨声。

还有一个梳着平顺梨花头的女孩正坐在自己的床上，白净的脸蛋上化着宜人的淡妆，拿着手机，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自拍，一会儿努力瞪圆了双眼，用小拳头抵着自己的嘟嘟脸，一会儿镜头拉高呈四十五度角并露出羞涩的微笑，一会儿拉低了自己胸口的衣服，努力挤出一道沟，双眼湿润，以

一副无辜的样子入镜。

看起来最正常的那位，梳着利落的短发，穿着一件粉红的睡衣，正坐在电脑桌旁，咯咯笑着跟人视频聊天呢。

许展尴尬地收起笑容，将行李箱放到了床下，又放下背包，便一个人默默地下楼去，瘦弱的身体夹在一群彪悍的新生家长中，如同恶浪中的一尾小鱼，拼命挣扎着往前挤着，领取被褥和洗漱用品。

本来她不会如此形单影只，妈妈和弟弟为了要陪她到大学报到，欢天喜地地研究了好几天。可是“他”回家了，醉醺醺地将十岁的弟弟打了一顿，又扇了许展两个耳光。许展气得不行，要不是妈妈拦着，她也许早就晃着细瘦的胳膊拎着空酒瓶子砸在那半秃的脑袋上了。

“展展，不行，他是你爸爸。”

“我爸爸早死了！”这话到底是没吐出来。望着妈妈那双哭红的眼睛在一片褶皱中泛着黄浊的光，许展沉默了。四十岁的女人，却被生活折磨出了八十岁的沧桑，哪里还有当年校花的半点风采？

如果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养活许展，深爱着爸爸的妈妈宁可守寡，也不会改嫁给这个嗜酒成性、猥琐粗暴的矿场工人。

“姐，疼……”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同母异父的弟弟钻到许展的被窝里，满脸泪花地伸出了红肿一片的胳膊。

许展拿出药酒，给弟弟细细搓着伤处。等弟弟终于睡着了，她又翻身拿出自己的小账本，暗暗决定不让妈妈和弟弟送行了，省下的车票钱正好给弟弟买台复读机，弟弟嘟囔了好久，自己买来给他当礼物，相信他会很开心……到底是孩子，还是很容易满足和快乐的。

妈妈生了弟弟后，一直体弱多病，全家人都是靠继父的工资过活。继父在没有执照的矿区工作，每个月都有四千块进账，这在他们县城里是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他打老婆骂孩子的资本，可是要供养一个在省城念书的大学生，就略显捉襟见肘了。

许展很早熟，在上初中的时候，妈妈就跟她讨论过将来能不能念大学

的问题。妈妈虽然暗示了她——因为有弟弟，所以将来可能没有办法供她上大学了，可是许展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要上大学！”

这不是苦菜花矫情绝望的奋斗理想，也不是她故意给妈妈出难题。许展是个现实的女孩，她就是想自己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妈妈与弟弟的命运。

所以小学毕业后，每个假期，许展都会拼命地打工赚钱，从刚开始在小酒店洗盘子，到后来在县城的邮政局门口卖电话卡，其打工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足以写成一本供所有穷酸学生敬仰的“打工圣经”。

说起来高中寄读那会儿，许展可是有挤垮校门口两家小卖店的辉煌战绩。许展的床下，从瓜子、饮料、香烟到各种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应有尽有，而且是只要顾客一个电话，许展随时送货上门，多买多送，免费包邮，绝对微笑服务哦，亲！

后来她被眼红的商业竞争对手恶意举报，要知道小卖店的老板跟学校的主任可是九曲十八弯的远房亲戚，大家都以为这下许展凶多吉少。

没想到的是，进了校长的办公室许久后，红着眼圈的女校长亲自把许展送了出來。从那以后，居然连校长也没事就跟许展买一包瓜子打打牙祭。

高考那会儿，别人都是估算着自己的分数报考志愿，只有许展是翻开账本和存折，掂量了一番，计算过多所高校的学费，乃至各座城市的生活水平线后，郑重其事地报考了省里的师范学院。

要知道师范学院什么多？女生多！什么生物是最喜欢花钱的？当然还是女生啊！

可惜，许展的铁算盘打得叮当乱响，也有算跑偏的一天。

领完棉被后，许展并没有着急回去，她发现女生公寓楼在整个校区的最深处，隔着公寓，有一道铁栅栏，将一个大大的操场从校园里隔离开来。栅栏那边是一圈圈的跑道，里面停着几辆怪模怪样的车子，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应该不是教授们的车子吧？

在寝室外转了一圈后，许展抱着棉被正准备回去，突然一眼扫到有两个

男生正拖着一个大纸箱艰难地前进。可能是在地上磨的时间太长，刺啦一声，纸箱子露出了一道口子，里面的电线、螺丝，还有许多五金零件散落了一地。

那两个男生一看就慌了手脚，连忙捡起一地的零件，还往衣服上蹭了蹭，一看就知宝贝得不得了。

许展连忙走过去，问道：“需要帮忙吗？”

两个男生一看许展自己还抱着棉被呢，连忙说不用。

许展又往前凑了凑，说：“我是说，你们用不用箱子？”两个男生正发愁这东西怎么运呢，一听说有箱子，顿时眼睛一亮：“美女，你有箱子？太好了！那麻烦你借我们用一下。”

许展略显为难，咬了下嘴唇说：“其实那箱子是行李箱，是我替别人买的，她暂时不用，可要是装五金零件的话，我怕把人家的箱子磨坏了……要不这样吧，我租给你们，二十块折旧费，到时候算给我同学有个交代，怎么样？”

两个男生显然没想到看上去这么淳朴的一个妹子会谈这么伤感情的话题，一时间有些发愣。

许展再接再厉：“得了！我做主了，就十块钱，一口价，怎么样？”

其中一个瘦子无奈地看了看彻底报废的箱子，又看了看栅栏那边，说：“行，你快点去拿吧，我们急着把东西送走。”

许展兴冲冲地夹着棉被蹦回寝室，准备来个新校园开门红。她把被子往床上一扔，打开行李箱，看起来没几两肉的小细胳膊一举，把箱子里面的衣服一股脑儿地倒在了上铺。

这下宿舍的床上开始飘雪花似的往下掉胸罩，还有双粗线袜子调皮地落在梨花头妹子的脑袋上，激得短发妹子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她可谓来去匆匆，寝室里那三位都愣愣地看着不到一米六的无敌女金刚拎着空箱子兴冲冲地又跑出去了。

许展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在了成为“极品室友”的不归路上。她正一脸真诚地向两位男生展示着自己那还没有撕掉标签的新行李箱，笑眯眯地收了十元折旧费后，许氏售后服务也是体贴到家，她准备动手帮两个男生把零件装

到箱子里。

可惜，人家冲他一翻白眼，手脚麻利地装好零件后，就拖着箱子走向栅栏旁的一扇小门。

许展亦步亦趋地跟着进去，却被其中一个男生拦住了：“这是私人会所，你不能进去。”

许展这才发现栅栏上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跑车俱乐部。

“可我箱子还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是拿着跑了怎么办？”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一辆咖啡色的跑车行驶到角门这儿的时候，骤然停了下来。

车门转了四十五度角，如同鸽子的翅膀一样轻巧地向上展开，里面坐着一位身穿白色休闲西服的男人。许展一愣，心里转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帅哥啊！

真的是帅，而不是娘。这世道敢不留刘海的帅哥不多了，而眼前就是一个，细碎利落的短发，前额饱满，浓浓的剑眉下是一双微微眯起的特别有味道的单眼皮眼睛，虽然坐在车里，也能看出他的个子很高，身材也够结实。

没等许展遐想够，那男人冷冷地开口了，不知道为什么声音有点沙哑得不正常：“从传达室拿个箱子也要这么久？快把东西拿到车库里去！”

瘦男生忙不迭地说道：“汪总，箱子走在半路上磨坏了，我们管这个小姑娘借的箱子，她不放心，非要跟过来。”

听了这话，那个姓汪的帅哥瞟了许展一眼，突然定住了眼神，死死地盯着她不放。

许展被对方的容颜迷得有点犯花痴，但离变白痴还差一截，她自知没那个本事让大帅哥一见钟情，下意识地擦了擦自己的脸，不是蹭上脏东西了吧？

那男人微微一笑：“你是许展。”

居然能被帅哥叫出名字来，太出人意料了，许展不由得一愣，只发出一

声“啊”。

男人看了她的反应，笑意更深：“原来真的是你！怎么？认不出我了？”说话间，他解开自己的外套，拉开衣领，露出肩头一块半圆形的伤疤。

小伤疤很别致，从扩大的疤面来看，形成的年头应该颇为久远。

许展又是一愣，刚想说一见面就搞得这么火爆，这是怎么个路线，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嘴里脱口而出：“癞皮狗！”

男人的表情真深沉，微微上挑的单眼皮眼睛眯缝着，就这么皮笑肉不笑地盯着许展，不说话。

显然这位现在的排场不小，手下至少有两个小喽啰呢。一听小丫头片子管自己的上司叫“癞皮狗”，两个男孩仿佛被疯狗咬了一口，惊恐地望着许展，表情真叫一个“痛不欲生”！

许展也是甚觉尴尬，虽然从久远的记忆里扒拉出了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的的大名叫什么来着？她真是打死也想不出来了。

“你就是那个……那个……”眼看着帅哥不搭腔，到了最后，许展干脆拍着自己脑门傻笑。

眼看着许展笑得两颊僵硬，那位才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我是汪洋远，好久不见。”

对！汪洋远！

耳旁仿佛又响起了乡间地头清脆的童谣声：“汪汪叫，癞皮狗，风一吹，就发抖，没人要，癞皮狗！”

现在想想，小时候的自己可真欠抽，带头给人起外号不说，居然才华横溢得非要作诗一首！果然是读中文系的好苗子！

虽说童言无忌，但是这汪先生似乎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要不然他为什么一上来就亮出那道伤疤——那道被许展咬出的伤疤……

这边许展纠结得不行，愣是对汪洋远伸出的大手视而不见，只是表情僵硬地盯着汪洋远，继续傻乐。

汪洋远倒也从容，慢慢地收回了自己的手，然后一顿，在她的肩头很自

然地拾起一根她掉落的头发，手插到裤兜里，淡定地说：“你是这里的学生？读什么专业？”

许展总算是缓过神来：“嗯，我在这里上学……对了，刚才系里通知要开会，我先走了，有时间再联系啊！”

说完，她也不等汪洋远反应，就转身出了角门，急匆匆地往回奔去。

真是“汪家有狗初长成，养在院中人未识”啊！那时候那根小豆芽，怎么现在帅得这么“丧尽天良”！

许展老家的县城以盛产煤炭著称。不过如繁星一般密集的煤窑基本都是无证的黑煤窑，只要你有门路，包个山头，再引进设备，雇好了工人，金山银山指日可待。

记得那年她是十岁吧，妈妈已经改嫁，怀了六个月的身孕，正值寒假，中午的时候，她总是先吃完饭，再拎着饭盒，给在煤窑工作的继父送饭。

一来二去，小许展发现，偶尔会有一辆黄得发骚的“小馒头”停在煤窑的活动板房办公室的门口。

那天她还像往常一样去送饭，刚拐过一个墙角，一辆车就急匆匆地撞了过来，虽然踩了急刹车，许展一个没防备还是坐到了地上，饭盒里的菜撒了一地。

撞她的正是那辆“小馒头”。原谅小许同志那时的年幼无知，在她眼里，大众的甲壳虫小车跟发面馒头真没啥两样。

从袖珍小车里出来的，居然是个袖珍司机。

要知道许展一米五五的个头，在班里是最矮的，而那个司机居然比许展还矮一头。城里都是什么生活啊！孩子营养怎么缺成这样！小司机个头不高，嘴可真毒，人还没下车呢，就恶声恶气地问趴在地上的许展是不是活腻了。

后来许展才知道，这位是煤窑老板的独生子，叫汪洋远，豆芽似的，竟然比她大两岁。别看他才十二岁，就已经会无证驾驶了。

不撞不相识，许展从那天起就决定一辈子以痛恨这倒霉孩子为己任。

八字不合的两人，当时就大吵一架，许展多伶牙俐齿啊，女孩子声调高，



音域广，愣是招来了许多中午休息的煤矿工人围观。

臭不要脸的小子眼看着吵不赢，居然还想动手打人。可惜许展久经继父的铁拳锤炼，看看他一扬手，就知道小子要使什么坏，立刻占据制高点，按住他的胳膊，冲着他的肩膀就来了一口“钉耙入肉”。

她记得那时好几个大人来拉扯自己，自己脚都离地了，愣是没松口。

从那时起，两人的梁子就算是结下了。

幸好煤窑老板还算要点脸，估计也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居然被小两岁的女孩咬得那么惨，实在是拉不下脸兴师问罪，带儿子打了一针狂犬疫苗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惜那孩子一点儿也不随爸，半点男人的自尊都不要，那个假期时不时晃到许展的身边给她下绊子……

不是他，她会因为撞翻了菜而被继父用筷子抽脸吗？不是因为他，她会被几个臭小子扔到结着冰的臭水沟里差点出不来吗？不是因为他，她会差点被活埋在煤窑里……

总算是想起这个天煞孤星后，诸如此类的记忆简直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幸亏后来那次意外发生后，煤窑老板卖掉了煤窑，带着儿子离开了县城，不然她许展能健康地活到现在吗？

这么想来，她刚才给那位的笑脸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上苍似乎偏心眼啊，当年那个瘦弱又阴阳怪气的男孩，现在居然变得又高又帅，浑身发亮。反观自己，除去长高那几厘米，简直就是停止了生长，也难怪他一眼认出了自己，而自己打死也没认出他来。

许展回到了寝室。

三个室友应该是去上课了。望着自己床上凌乱的衣服，许展这才想起方才走得急，行李箱忘记要回来了。许展心疼得一跺脚，刚开张就赔本，太不讨彩了！

她有心去要，可是真不想再跟那个汪小人有什么接触了。

这么想着，她来到了阳台上，往下一望才发现，阳台居然正冲着方才自